



# 寻梦南漪湖

■ 马雪莲（安徽）

“南漪湖畔水美花香！”朋友圈的小视频里，湖水沐浴着阳光漾出银白微光，远处烟波浩渺，群鸟翩飞；镜头流转，大片油茶花海铺展眼前，天朗气清，人影徜徉。歌曲《蓝莲花》伴着视频漫出，轻绕心头。那一刻，忽然念起，那株守着南漪湖日升月落的老古树，是否还在？

对南漪湖的最初印象是源自孩子的爸爸，我的夫。他是枞阳人，二十多年前的7月，从屯溪茶校制茶专业毕业后，被分派到那时还是飞鲤乡的南漪湖畔，一座规模不大的飞鲤茶厂学着制茶。那段时光虽然清浅，却成了他心底永远的念想，如同那片被湖水浸润的绿茶，愈发醇厚绵长。或许，正是这份交织着茶香与湖光的特殊情愫，让他最终选择留在了郎溪，留在了这片让他魂牵梦萦的土地。

往事如烟。十字和飞鲤相隔不远，夫在实习结束后终究还是没有再回去看一眼。每每谈及南漪湖，夫的眼底里总会泛起异样的光芒，那是对青春往昔的追忆，是对故地旧景的期盼。

那一年，郎溪县作协组织

作协会员到南漪湖采风，平时很少能抽出时间参加的夫第一时间报了名，言语间满是欣喜和激动。沿途的风景让他熟悉又陌生，他总会不时停车驻足，循着记忆中的痕迹走走看看。遇到路人，便热忱地打听当年茶厂的一些人和事。“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那么熟悉，如今想来，依旧倍感亲切。”他话语里藏着难以割舍的温情。奈何光阴流转，年少旧梦终是难寻。唯有南漪湖的水，依旧浩浩荡荡，从岁月深处淌来，静静等候归人，拾掇散落的记忆。

我们顺着路面往湖岸边步行，只见一株巨型朴树矗立半空中，虬枝苍劲，高扬向上，在暮色中格外醒目。一树，一湖，一岸，就这样默默相守相望，历经五百年风雨。如果南漪湖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美丽故事，那么这株古树便见证着多少动人心弦的传说。

惊喜不止这些。湖畔，竟有一家别具特色的水上餐厅，依船而建，与灯火中的湖水相映成趣。我们的晚餐便定在此处，餐厅的主人是一位六十六岁的阿姨，性情爽朗，风趣幽默，又极善言谈。她笑着和我们攀谈着，当年只是无意间瞥

了南漪湖一眼，便被这份澄澈与灵秀深深吸引，再也难以舍弃，于是便有了这家水上餐厅。她说，这是她的心灵归宿。

阿姨这番与水相守的话，让我忽然念起故去的外公。外公一生与水为伴，最擅捕鱼，他总说，宣城塘坝河沟，处处都留过他的足迹。他有一只独有的圆形竹篾小筛子，每次捕鱼前，会带我们去野外挖蚯蚓，拌上猪心猪肝作饵，再到河边掏湿泥，细细地沿筛子边糊满一圈，最后用丝线钩子串起饵料，密密挂满筛面。外公总在傍晚出门，披星戴露至清晨归来，肩头扁担一头是腰子盆，一头是渔网与鱼筛，渔网里总盛着鲜活的鱼虾，筛子里则多是野生的龟鳖，滋味鲜醇。我不知道，这南漪湖的碧波里，是否还藏着外公当年涉水的细碎波纹。

再次来到南漪湖，已是几年后，带着年幼的二宝。抵达时，暮色已悄然漫上湖面，摇下车窗，遥遥望见白茫茫的雾气从湖面腾起，氤氲缭绕，与天际缓缓相融。行至湖边，视野豁然开阔，烟波浩渺的湖面水天一色，天与水缠绵相依，那壮阔直抵心底，余震久久未

平。湖风轻拂，带着水汽的微凉，看二宝在茶园里嬉闹，在草丛间追逐，在岸边捡拾形状各异的鹅卵石，那些石头光滑莹润，似藏着湖的故事，孩子珍而重之地揣进兜里。而我站在湖畔，任风拂发，竟觉自己也成了一只飞鸟，在这湖光山色里，寻得满心自由。恰逢时节正好，我们不仅饱览湖光，更尝得南漪湖鲜——肥美的大闸蟹、鲜嫩的青虾、清甜的毛刀鱼，皆是心心念念的滋味。懂了，为何夫会对这片湖念念不忘。如今的南漪湖，已小有名气，这里也成为飞鲤对外的一扇温情窗口。新建的民宿，不仅备着可口的农家饭菜，还贴心地为往来游客准备了休息、洗漱的地方，业主常免费充当向导，还会奉上清甜的茶水。在这里，可围坐小酌，可静心品茗，可凭栏吹风，听湖水拍岸的软语，闻虫草低吟的浅唱，湖光山色中，天地人合一，心亦归处。

窗外，岸边渔火点点，星星落落，映照着水乡人勤劳的身影。他们依水而居，以湖为家，在湖面插起桅杆，拉起渔网，用辛勤的劳作捕捞着新鲜的鱼虾，丰美了寻常人家的餐

桌，也诱惑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。同行的人说，南漪湖周边是适合人与鸟类共同栖息的滩涂湿地，只可惜我们来的不是时节，否则便能看见成群的鸟儿在湖面盘旋、嬉闹、栖息，那景致定是热闹而灵动。如此这般，我依然觉得，在这，我们寻到了久违的宁静。

翻回朋友圈，朋友回复了我的疑问。在飞鲤镇工作好友的回复也同时撞入眼帘——生疼！“那株老古树，早已枯败在数年前的汛期里，走了……”心里陡然泛起一阵莫名的惋惜。飞鲤镇本是圩区，防汛素来是全镇的头等大事，每逢梅雨季，好友便驻守村里，日夜值守，护着这方湖水与土地。我对南漪湖的惦念，大抵有一半，是因她这份守护，才愈发绵长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南漪湖的水，生生不息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福寿岛人，也滋养着每个寻梦至此的灵魂。丈夫将青春的梦安放在了这里；好友以坚守，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平安；而我的梦，正于这片灵秀的湖光山色间，悄然启航。

# 采山菜

■ 杨荷花（辽宁）

春风，在草木的肩头抽芽时，山间的野菜就成了大自然最鲜亮的美食。年少时每到此时，总会与母亲同赴山里采菜。那时的光景总会清晰浮现。

我的家乡在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的一处小山村，村外的小东沟，是我与母亲春天常去的地方。沟谷两侧，青山起伏连绵，一条小溪弯弯曲曲。

一进沟口，就见一幅乡村春耕图。蓝天白云之下，几位

农民正扶犁耕地，牵牛的皆是年轻姑娘。山间回荡着此起彼伏的吆喝声，“咧咧”唤牛向内，“打打”驱牛向外。耕牛似通人性，一听到这吆喝声，便心领神会，乖乖按照着与主人约定“密语”稳步前行，犁铧翻起湿润的泥土，也翻起农民对丰收的期盼。这声声吆喝，盼着岁岁风调雨顺，年年五谷丰登。

采菜间断，母亲曾给我们

讲过一个动人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，一对姑侄进山采菜，侄女因脚痛掉队，迷失深山，最终化作一只布谷鸟。每至春归，山间便响起“姑姑等等，侄女脚疼”的啼鸣，声声泣血，闻之动容。此后每闻布谷啼叫，便会想起母亲讲述的凄美故事。

小溪岸边，野菜的丛生。山胡萝卜秧、山芹菜、猫爪子、猴地推等野菜，郁郁葱葱，生

机勃勃。在草深的地方，野菜长得格外茂盛，茎叶挺立；而在草浅的地方，野菜则长成盘子状，紧紧地伏在地皮上。我和母亲一边兴致勃勃地采摘着野菜，一边沿着小溪缓缓向山里走去。一路循着溪水向山深处走去。

小憩后，继续深入山林，清新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。正觉些许倦怠，忽见一片鲜嫩的刺嫩芽映入眼帘，顿时精神抖

擞。我与母亲小心翼翼地采摘，不多时，筐篮便已满满当当。抬眼望去，夕阳西斜，余晖染遍山林。

时光流转，往事已隔经年。母亲已离我而去，年少时的欢愉时光也随岁月远去，但那段与母亲相伴采春的记忆，却如山间清泉，始终澄澈地留在心底，成为岁月里最温柔的记忆。

## 上接 09 版

我想到宣科先生对《颜本丽江》评说：“诗柔美中夹杂沧桑。略有铿锵玫瑰之风采。只是一朵小小的雏菊，微小到让人忽略，但是它却在风里，开在雨里。可见这朵雏菊生之顽强，开放之不易。”十分中肯，相信祁萍已尽得其要领，并会受益终身。

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：“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，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。”诗歌是瞬间情感的喷发，歌咏言志，诗歌离不开抒发情感，诗集《颜本丽江》也不例外，不过，祁萍的抒情没有无病呻吟和故弄玄虚，没有刻意堆砌华丽辞藻，而是自然而然，不经意间流露出美好的理想和情感。如《丽江雪山》一诗，她“像一个心事纯净的孩子”一样，通过云杉坪的“尤物”故事，春天的雪山，茶马古道，古镇的东巴诵经声，没有城门的古城，

甘海子，金沙江等物语，深情地赞美“玉龙雪山啊我心中的神山 / 五千五百九十六米永远是我仰望的高度 / 你是神一般的存在 / 你要耀目 / 你要冷冽 / 你要挺住 / 因为你只能是神一般的存在”滔滔不绝，铿锵有力。还有《阿勒秋》《朝拜三朵》等诗，亦流露出诗人激情、质朴的真实情感。

现代诗不应拘泥于形式，积极探寻对现实生活的独到见解，诗歌的意象、性灵与深刻，在诗集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关于这些都是陈词滥调了，但诗歌必须具备这些，否则就不是好诗。作为科班语文高级教师，祁萍是十分注重诗的唯美和内涵。如《晨露》一诗：“你和新鲜的阳光交谈不久 / 便升华到天舞蹈 / 你和初来的风一起流浪 / 旅程中记不住里程碑的启示 / 你第一次走向你的人一起 / 领略晨曦的风采 / 阅读土地的微笑 / 你的一生 / 仅有一次随意和短暂的恋爱 / 唯有那一颗忠于绿

树的露珠 / 被花朵和果实纪念。”从晨露与阳光交集后，化为气，以及风吹干了露珠，还有晨曦中的风采，被花朵和果实纪念，读到了露珠因生命的短暂而美丽。继而悟道，一切美丽的事物都是以短暂的生命铸造辉煌。这首诗写意的部分，虚实结合，短短几句描绘了唯美的画面，并将精华浓缩于短暂瞬间。写诗的根本就是意象，读完祁萍的诗集，这种意境语言有尽而寓意无穷，只可意会，难以言传，我深以为然。诗歌来源于心灵，是人类精神的艺术结晶，她以心灵的表白回到了诗本身，找回深刻的灵魂。

诗歌源于生活，应当回归生活，它是生活的牧歌。但当今时代，有多少人的诗歌热度不过一天，甚至过目即忘，皆因很多诗歌散文化、分行化和卡拉OK自娱自乐化，背离了生活的源泉。作为缪斯女神的传人和灵魂歌者，祁萍的诗无论写实还是虚构，让我看到四季轮

回的诗歌世界，以及她痴情守望的传统诗歌高地，感知独特的美学。她以观察入微，深厚的学养，加上天赋和深耕细作，用一首首优美的诗蛊惑读者之心。可以说，祁萍是一位没有蹉跎青春岁月，而是以诗歌创作不断践行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诗人，用诗歌传递深厚的精神内涵。诚然，黄金无足色，白璧有微瑕，她的诗集也有一些不足，如早年的个别诗篇略显苍白，语言的艺术还可提炼，题材的广度也可拓展，思想的淬炼和技巧的磨炼还要提高。总体来说还有一些上升空间。

“芙蓉生在秋江上，不向东风怨未开。”值得庆幸的是诗集的这些不足，在祁萍近年的诗作中已经了无痕迹，并笔耕不辍脱胎换骨提质增效，不断地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新作，为新时期丽江诗歌的繁荣作出努力，来回读者的关切，相信她会写出藏之名山，传诸后世的不朽之作。

子曰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祁萍在践行。历经时间的考验，总觉得她是被低估的诗人，诗作虽才华横溢，却因无人为她鸣锣和喝彩，加上自身始终踽踽独行，低调而不事张扬，常常被诗歌圈视野遗忘。而作为诗歌守望梦想的人，《颜本丽江》这本薄薄的处女诗集，从家乡出发，记录丽江美好并为时代立传，尤显珍贵，正脱颖而出，正向不同凡响的经典靠拢，影响深远，其逐渐丰满的诗意、诗性、诗心、诗情、诗魂，肯定会在纳西族文学史上留下光彩的足迹。

乡土是滋养诗歌的血脉，“涓流虽寡，浸成江河，燧火虽微，卒能燎野。”唯愿乡土诗人祁萍纤细玉臂举起诗歌火种，点亮心灯，照亮前行之路，奋力向诗歌的崎岖之路再迈进。